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第十年,这一年里,全国各地的人们争相构思献给国庆的礼物。上海泰康食品厂的工人们打算研制一种献礼饼干,他们选用了一种植物作为饼干的图案,这种植物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名字——万年青。

饼干万年青

李舒

明显:一统万年。金瓯永固,一统万年,劳动人民当然没有封建皇帝这么多弯弯绕绕的心思,他们只是想要制作一种新的饼干,第一要务是好吃,第二要务是好看。万年青饼干圆滚滚的,有一圈麦穗花边。饼干中间的图案是一盆万年青,可以看到茁壮的叶子和更为茁壮的果实,如乒乓球垒起的一个三角形——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真正的万年青,果实其实是娇小的。

刚开始发明的万年青饼干,有甜咸两个口味,咸的是葱油味,甜的是奶油味。但不知道为何,不过数年,甜味万年青便销声匿迹,得以“一统万年”的是许多人觉得奇怪的咸味万年青。说是咸味,其实是略带着些甜的,一种混合暧昧的咸香。妈妈说,这就是葱油的味道。这种香气成为包括我在内的全部小朋友的深刻记忆。幼儿园下午茶时

间,小朋友们的白色瓷碟子里,静静躺着两块饼干,旁边一杯热牛奶,袅袅冒着热气。刚刚睡醒午觉的你,一下子就可以辨别出这是万年青,凭的就是那股葱香。葱油咸香泡着热牛奶吃,是我们的童年快乐源泉。

那时候,万年青饼干和动物饼干、酒心巧克力统称三大童年硬通货,凭借着这三样,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隔壁小胖的弹珠或者张囡囡的皮筋,我和小朋友分享过动物饼干和酒心巧克力,却从来没有交换过万年青饼干,这源自一次失败的经历,用手帕包住万年青放在口袋里,拿出来却是一堆碎渣和充满油渍的手帕。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万年青和动物饼干不一样,它们是酥性饼干。

也因为如此,万年青在我心里的地位是特殊的,它是做作业之前的一点慰藉,是考满分之后的一点奖励,泡在牛奶里几秒,小心翼翼放进嘴巴里,它变成了另一种口感,一抿就化的柔软。这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是说不清楚的,如同万年青饼干,有些甜,有些咸,游离在边界,暧昧不清。

歌曲《喀秋莎》有俄罗斯第二国歌之称,从网络媒体上看到的各种版本的演唱和演奏视频来看,此说靠谱。

1938年夏,当时占领中国东北的日军在吉林图们江张鼓峰与苏军交战,战争激发了苏联著名诗人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创作了短诗《喀秋莎》。作曲家马特维·勃兰切尔为该诗配曲。歌曲《喀秋莎》问世之后不脛而走,成为

从《喀秋莎》到《拉斯普京》

何亮亮

家喻户晓的抒情歌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脍炙人口。

《喀秋莎》比较新的一种演出版本是俄罗斯民间艺人制作的3分钟28秒的视频,参与表演的有数十位各民族男女青年与儿童,镜头不断切换,歌声则由不同的人声组合唱出,有独唱、重唱、合唱,呵成一气,伴奏则是一支摇滚乐团。据统计这段视频,点击率近1亿,可见传统的抒情歌曲在今天仍然能够以新的包装继续传播。还看过一个版本是德国歌唱家伊万·雷柏洛夫在一

有在写作的人才能被称为作家。

对作家来说,每一次写作都是在认识自我。人只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写作了解自己是什么人,这一点就变得尤为重要。对读者来说,每一次阅读都是让自己的人生经验变得宽广或者宽厚。如果有人曾经像个负气的孩子一样抱怨过,文学让他的人生少了很多可能性——想想真是荒谬,人生的可能性只会因为文学而变得更多而不是相反。如果一个人会抱怨自己的人生,那他可能确实需要文学(或者戏剧)加入进来。我的老师张悦然还说过一句话:(写作)它的底色是真诚的,你认为自己在表演,但其实是本色出演。

老师张悦然

小饭

张悦然写作二十年有余——作家仿佛都是长期主义的奉行,至少好作家都是。虽然时隔八年才出版了新的长篇小说《天鹅旅馆》,但在这些年里张悦然始终在做和文学相关的事务。如今张悦然主要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写作,同时主编文学杂志《鲤》,《鲤》还操办了诸多文学比赛。做文学比赛,几乎无利可图,且非常消耗个人精力。但我始终明白张悦然为何愿意持续做这个事,容后再说。

“成为作家的最好时机就是今天。”这是张悦然在做文学比赛时的一句宣传语。当时我不以为意,甚至觉得这句话有忽悠的嫌疑。在今天,成为作家,愿意写作,把人生经验和想象力、推演力用文字的方式输出成为作品,究竟是否还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这是我曾经怀疑过的。作家在当下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如导演;更讽刺的是,作家对公众的关怀性的责任和娱乐性的担当,至少在传播领域,已经被短视频工作者所完全替代。无关褒贬,这样的判断几乎成为公众常识。

当时的游移不定,也让我一度中断了写作这件美好的事。直到后来,我又看到张悦然的一篇访谈,她说:“能否持续写作,永远是作家一个人的事情。”语气中的这份坚定给我极大的启发。我的另一位老师,王笛教授说过,(无论何时何地)不要陷入纯粹的消极,尽量找到支撑自己的事情。马伯庸说过的一句话也很有深意:作家是一种状态,只

但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写作是一件挺难坚持的事情。这是张悦然要做文学比赛的原因之一:他们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支持,还需要某种读者的“期待”——这仿佛是一场反讽。和张悦然同一辈的很多写作者,他们在年轻时候因为一次作文比赛而改变人生境遇——跟同龄人相比,他们因此更早对生活拥有了选择权。就像一次提前录取,因为写作而被一所叫作社会的大学所吸纳。

而当时操办那场比赛的人,彼时的年龄,正是张悦然此时的年龄。

国庆期间,应约去踏访解放舟山群岛时的“登陆点”。在岛屿战中,登陆点是有纪念意义的。岛屿战中的登陆点,是跨过茫茫大海后,如锐利的箭镞穿透敌人的甲冑。箭镞的箭头也可能是一个哨子,发出清利的哨声,称为“鸣镝”或者“哨箭”,宣示一种蜕变的来临。

金塘岛有一处解放舟山群岛时的登陆点。金塘岛上设立了登陆点的纪念碑,纪念碑还有雕塑。离登陆点不远还有一座金塘解放史陈列馆,有当年的壕沟、碉堡、弹坑等遗址。试想当年,三百多艘战船

在茫茫雾雨中鼓起风帆,“嗖”地就冲向金塘岛,冲在最前面的突击部队如撕开铁幕般最先登陆,这登陆点就在那块如今立有战士雕塑的岸礁石上,登陆时应该有战士激动的嘶喊声。隔着漫长的岁月,我仿佛仍能听到这嘶喊声如鸣镝般嘹亮。如今隔着相望,觉得对岸并不遥远,甚至看清对岸的草木,似乎一步就能跨过去。可在当年,只凭着木帆船跨越,船队还是行驶七十五分钟才抵达岸滩。历史记载中,说那天雨下得很猛。登陆的战士,顶着雨往敌人的

国庆访“登陆点”

来其

击,为战士们开路。连接大陆的金塘大桥无疑也是一个登陆点。据说曾有三对新人在大桥合龙前举行婚礼,他们牵手相偎在大桥上,头上是蓝天白云,脚下是滔滔潮水,身旁是高耸的塔吊,海风吹起新娘洁白的婚纱,海浪在摇

前些日子,读了加拿大乐评家高格蕾写的《世界著名音乐家访谈录》一书。作者采访了世界各地的23位著名音乐家,其中不乏阿美玲、郑京和、马友友、莱因斯多夫、马萨利斯等一流的音乐大师。他们从各自的角度畅谈音乐人生及艺术见解,内容丰富,意趣横生。其中女高音伊迪斯·威恩斯谈到的一件轶事,颇有意思。

有一次,威恩斯随大指挥家腾斯泰特带领的伦敦爱乐乐团来到意大利的庞贝圆形剧场,演出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意方对这场音乐会非常重视,总理亲自出席,电视台作了实况转播。然而在演出过程中,竟有听众抽起了香烟,乐章中间还鼓起了掌,让音乐家们多少有些不快。

这其实牵涉到了古典音乐会的礼仪问题。音乐会进行时,不得任意走动,抽烟拍照,发出声响,乐章间歇不应鼓掌,如此是为了给音乐家的演出营造一个安宁良好的环境,不让各种干扰致使他们分心,也是对艺术家辛勤劳动的一种尊重。约定俗成,国际通行。

1979年10月,“指挥皇帝”卡拉扬率领柏林爱乐乐团到访北京。为了满足搞不到演出入场券的音乐工作者一睹世界名家名团风采的渴望,柏林爱乐答应开放彩排,但规定入场者不能超过一百人,现场不许出声,不能走动。但到了首都体育馆彩排那天,现场咳嗽声不断,观摩者时而是起立,时而是坐下,座椅不时翻动的声响非常刺耳,令卡拉扬十分恼怒。他转过身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一言不发盯着台下的观摩者,直到现场安静下来为止。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大声质问主办方负责人:“谁让这些来看排练的?许多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

彩排尚且如此,正式演出时,几万人的“首体”观众席更是热闹,杂音响声此起彼伏。卡拉扬很生气,举着指挥棒以示抗议,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让中国同行很尴尬,颜面大失。文明礼仪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有意思的是,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听音乐会,大约有十年时间,以听上海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出为主。印象中,彼时上交音乐会(也有其他院团)的

现场秩序非常好,很少有鼓错掌和有异响的事发生。我曾不止一次听到音乐家称赞上海听众的文明素质和修养。

天津交响乐团首次访沪演出结束后,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邀请该团首席指挥王钧时开了一次座谈会,黄贻钧先生也到场了。王钧时说他们演奏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时,铜管吹错了一个音,听众席立刻作出反应,其余时间则非常安静,他们在其他城市演出时从未碰到过这样的状况。他赞叹:上海听众太厉害了!

随着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上交音乐厅等一批演艺场所拔地而起,在上海演出的音乐会和歌剧越来越多,听众的素质反而下降,鼓错掌和演出中发生喧哗的事屡见不鲜。这也不难理解,随着年轻听众的源源加入,他们对于古典音乐的了解起步不久,对于音乐会文明礼仪的养成还需要时间的加持。

不过,就笔者听过的不少世界名家名团音乐会,从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到德累斯顿国立管弦乐团、莱比锡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巴伐利亚广交,从基洛夫管弦乐团、圣彼得堡爱乐、捷克爱乐到伦敦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巴黎管弦乐团,包括弗莱明、乔治乌的独唱音乐会,几乎没有鼓错掌或闹出异响的事发生。维也纳爱乐与柏林爱乐首度访沪后,都对上海的人文环境和听众素质予以了高度评价。

细分一下,鼓错掌和音乐会中间发生异响,还是有区别的。鼓错掌属于无心之过,了解了相关的音乐会礼仪后,改进相对容易。喧哗走动,发出异响则往往带有主观故意,因为犯错者忽视了在公共场合必须文明行事、尊重他人的基本常识,实属不该。十多年前,沪上某高校请来上交举办建校一百周年庆祝音乐会,我陪一位旅德友人一起前往东艺观听。音乐会进行中,坐在我前排的一位女士大声和身旁的同伴说话,喋喋不休,旁若无人,令人反感。友人实在忍不住,用节目单猛拍了她肩膀两下,她才如梦初醒,满脸通红地安静了下来。

音乐会礼仪虽小,但不因善小而不为,则功莫大焉。

杂谈音乐会礼仪

刘蔚



雨过罗纨满芳甸 (中国画) 章玲云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